



主辦機構：香港作家聯會

香港藝術發展局  
Hong Kong Arts Development Council  
藝發局邀約計劃

This project is commissioned by the HKADC  
香港藝術發展局支持藝術表達自由，本計劃內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

【特稿】

## 不被大風吹倒的莫言

編按：「從事籌款慈善工作，可以救助患病及有需要的貧苦家庭；從事寫作，可以安撫因挫敗而沮喪的人，開解心有苦楚或行差踏錯的青年……」二〇二四年十一月底，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訪港領受第十九屆「愛心獎」，並在香港大學與師生作了文學分享，港大講師賴慶芳參與其中，細述莫言的行善和文學創作觀點，以及兩者之間的微妙關係。而本版主編潘耀明亦談莫言作品的深刻震撼及其寫作理念。

### 莫言別記 —— 潘耀明

最要緊的是讓思想成熟，成熟到您為它而燃燒，為它而哭泣，成熟到它使您日夜不得安寧的地步。這時候您才去寫，內容自己就會出現。

——托爾斯泰《同時代人回憶托爾斯泰》

讀莫言的作品的心情是沉甸甸的。正如去年逝世、美國前愛荷華寫作計劃主任聶華苓曾在電話中對我說，作品的本質很重要，莫言的作品是沉重的，也是厚重的，這正是他的作品深刻和令人震撼之處。

莫言在獲獎後，鄭重向外界推薦他的長篇小說《豐乳肥臀》，這部以九十日時間寫出來的五十萬字小說，幾乎是中國近百年歷史的縮影。書名「豐乳」是母親，「肥臀」是比喻大地，意喻「母親大地」。全書共分七章，是以家族史呈現的，故事以發生在上官金童這個混血兒身上及他的母親上官魯氏身邊事鋪陳的。

這部小說從題材到內容可以說是懾人心魄。莫言說，在小說中寫上官魯氏的艱難經歷與他母親那代人有一個共同經歷。

莫言曾表示，他經歷了寫作的三個階段：一、把好人當壞人寫；二、把壞人當好人寫；三、把自己當罪人寫。他闡述道：「在描寫歷史的悲劇時，我同時發現了歷史的荒誕性和歷史的寓言性，許多昨天還被看作神聖的事情，今天已經變成了人們口裏的笑談。許多當時似乎明白無誤的事情，今天已經很難分出誰是誰非。」莫言在小說中，希望從之前遮蔽他雙眼假大空的巨網中脫穎而出，還原歷史的真相。

莫言是一個嚴於自剖的作家，他在談到自己的經歷，從不諱過。他的作品處處浮泛自我的救贖感。他認為：「如果一個作家不能深深的自我反思，那麼他肯定不是一個寬容的作家。我覺得我們不應該把一切問題的根源都歸罪於外界，當有

一場巨大災難發生時，實際上無論是施害者還是受害者都負有責任。」

莫言莊嚴地宣稱：「我想，時至二十一世紀，一個有良心有抱負的作家，不會再去為某個階級或是政黨充當吹鼓手，他應該站得更高一些，看得更遠一些。他應該站在人類的立場上進行他的寫作，他應該為人類的前途焦慮或是擔憂，他苦苦思索的應該是人類的命運，他應該把自己的創作提升到哲學的高度，只有這樣的寫作才是有價值的。」

正如上海復旦大學教授、評論家陳思和指出：「中國文學一直被政治捆綁，被各種意識形態壓制，用魯迅的話來說，總是處在『一個奴隸的時代，不得不用奴隸的語言在發言。』不能說已經沒有奴隸的語言，但是畢竟今天有所不同。這樣一批作家，今天就成為當代文學最優秀的作家。」

可以說，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在小說創作特別是長篇小說，是一個較開放的園地。如果讀者深入研讀莫言同一輩作家如劉震雲、蘇童、余華、王安憶、閻連科、殘雪、賈平凹、韓少功、李銳、張煒等作品，就知道他們是「站在人類的立場」，破除過去政治的拘束，努力去揭示人性的本真。因此，更有普遍的現實價值。

莫言終於來了。過去曾傳說他要來香港出席文學活動，但只聞樓梯聲。這次來港出席香港大學活動，來也匆匆，去也匆匆，露面不多，他這次捎來他去年出版的《不被大風吹倒》，令人尋味。

莫言的近作《不被大風吹倒》，意喻人們即使被「大風」吹襲，遭受挫敗或陷入困境，卻不會被打敗，饒有意義。

（作者為香港作家聯會會長、《明報月刊》榮譽總編輯、本版主編。）

### 莫言之行善及文學創作觀點 —— 賴慶芳

諾貝爾文學獎由一九〇一年迄今有逾百年歷史，僅有兩名華人獲得此項殊榮。一乃千禧年獲獎的高行健，二乃於二〇一二年獲獎的莫言。莫言是土生土長山東人，也是首位中國籍作家獲得此項殊榮，其作品曾在大中華地區掀起一輪熱潮。

#### 莫言之行善

去年莫言到訪香港大學參加會議，順道出席中文學院師生論壇，將文學與慈善連繫起來。他云：「不論是教育、宗教或家庭等等，都是教人向善；『善』是文學該有的。」又云：「在文學創作裏，作家可以毫不留情的揭露『惡』、批評『惡』，但『善』最終必須戰勝『惡』。」

莫言多年前開始從事慈善活動，是次來港出席會議之餘，接受由港澳台灣慈善基金會頒發的第十九屆「愛心獎」。據獎項終選委員會主席、頒獎嘉賓、港大前任副校長李焯芬教授所述，港澳台灣慈善基金會之成員皆乃有心而低調的行善者。以筆者所知，愛心獎創辦人乃香港泰山企業林添茂先生。

作為首名山東作家獲得此獎項，莫言表示會全數捐出十九萬美元獎金，希望每分錢都能用在有需要的人身上，讓更多人受惠。據聞莫言做善事的緣起，始於自身罹患心臟病，得知有一慈善基金會，幫助患心臟病的兒童，而在中國大陸，兒童做心臟手術，費用由兩三萬至五十萬不等。兩三萬元對山村小鎮的貧窮家庭而言，籌借皆困難。他云：「若不做手術，兒童會有後遺症，甚至夭折。」作為過來人，他對患病兒童更多幾分憐惜，故十分支持慈善的救助。他說曾救助一個兩三歲小孩，小孩恢復健康後叫他「爺爺」，令他感覺溫暖，也體會行善的快樂。

因每個人的力量有限，莫言認為若能透過媒體傳播，可讓更多人知道，吸引更多參與：「慈善是每個人都需要的，幫助他人可以令社會健康發展。」莫言之論不無道理，世界有不少苦難者，若能減其苦澀，助其度難關，可避免社會出現悲劇和不幸。



▲莫言在師生論壇上，與一眾香港大學師生及參與者合照。前排左起：施志詠講師、賴慶芳講師、書法家王振先生、作家莫言、中文學院學院主任林焯芬教授、汪沛助理教授。

莫言認為做善事不僅僅指捐獻金錢，也可捐獻精神、體力和時間。「慈善不在於捐錢多少，在於擁有一顆愛心。」他笑言自己不斷捐最多錢的人，卻點讚捐了一毛錢的人。因為對方以一毛錢表達精神上的支持。他又以萬里長城為喻，指古代長城的建造由一塊磚始；做善事亦然，由他與朋友（書法家王振先生）兩個人共同啟動救助兒童的慈善基金——「兩塊磚公益基金」。十年前，莫言已捐出稿費逾百萬元人民幣，救助患先天性心臟病的兒童。而「莫言同心」等公益計劃，至今已救助一百七十多名兒童，亦開始協助有需要的貧苦家庭。

#### 莫言之創作

莫言身體力行做慈善，將稿費捐助患病兒童，亦以寫作鼓勵活在惡劣環境下的人。新書《不被大風吹倒》有意鼓勵年輕人及受挫者。他云「大風」有象徵意義，象徵人們在各種困境和絕境等等，每個人都會遇到各種各樣困難。他希望年輕人在急劇變化的時代，遇到艱難也不要灰心，要相信一切會朝着美好方向轉化。正如古人所言：「物極必反，否極泰來」，是世界變化的規律。

莫言相信人越在困難之時，文學作品越能擊打人心，他希望讀者像他一樣，不要被大風吹倒。

新書有兩句：「一個人可以被生活打敗，但不能被它打倒。」是轉化海明威（一八九九—一九六一）之名言而來。海明威《老人與海》云：「一個人可以被毀滅，但不能被打敗（A man can be destroyed but not defeated）」，揭示人類至死有不屈的精神。

《不被大風吹倒》書中有一段頗生動的描述，展示此種頑強不屈的精神：

我被風刮倒在地，雙手死死地抓住了兩叢根紮很深的牛蒡草，

才沒有被風刮走。我看到爺爺雙手攥著車把，脊背繃得像一張弓，他的雙腿在顫抖，小褂子被風撕破，只剩下兩個袖子掛在肩上……大風過去了，爺爺保持着這個姿勢，彷彿一尊雕塑……我們就像釘在大壩上的一樣，沒有前進，但是也沒有倒退。我覺得從這個意義來講，我們勝利了。

莫言以文字鼓勵年輕讀者，即使被「大風」吹倒，被挫敗或困境折磨，也不能被打敗。

在大學執教文學創作多年，筆者發現寫作之法古今中外大致同道，〈莫言寫作小技巧〉一文亦不例外。它以輕鬆的筆記體列幾點共通的創作方法：「一、閱讀是最好的老師；二、讀得多但不寫也不行；三、初期寫作不要迴避模仿；四、寫作可以從自己寫起；五、可以把小說寫成給親朋好友的信件；六、寫作時要調動自己的全部感官；七、學習從聽故事的人變成講故事的人。」

莫言明顯認同文學創作源於閱讀，故此云「閱讀乃最好的老師」。多讀後，要多寫——開始動筆寫作。初期的寫作，是由模仿而來。莫言舉魯迅的《狂人日記》為例，認為有模仿果戈理的痕跡。他所提及的果戈理，即俄國作家尼古拉·果戈里（Nikolai Vasilievich Gogol-Yanovski，一八〇九—一八五二），著有短篇小說《狂人日記》（Diary of a Madman）。小說以日記式手法，寫一個被迫瘋者的見聞及生活點滴。據筆者所知，魯迅的小說《狂人日記》不論是日記式敘述方式，或人物的顛狂形象，或多或少模仿果戈理的短篇小說。

由於文學離不開生活，莫言認為：初學者可從自身經歷開始創作，寫自己身邊的人或事、寫親朋好友的事情。筆者十分認同此點，過去廿載春秋皆讀初寫小說的學生，以己之經歷融合虛構情節落筆。莫言相信：「寫童年就是寫故鄉，寫故鄉就是寫自己最熟悉的人群。」他以地大物博的神州作前設。香港乃彈丸之地，對土生者而言，香港乃故鄉亦乃現居城市；對土長者而言，記憶由此地開始，創作亦以此地為題；對移居者而言，香港的確是故鄉。

不論是否以故鄉為題材，初寫小說者會感覺落

筆困難，寫書信則感覺較輕鬆，因人們總有寫書信的經驗。為此，莫言建議將小說寫成給親朋好友的書信。其建議新穎而美善，世界有不少書信體的小說，如珍·韋伯斯特（Jean Webster，一八七六—一九一六）的《長腿叔叔》（Daddy-Long-Legs）就是著名的書信體小說。莫言又指出，寫作時要動用自己的全部感官：眼、耳、鼻、身體、皮膚等等；調動感官作虛構想像，讓故事更具細節可描述。筆者去年初曾撰文論金庸運用各種感官——視覺、聽覺、嗅覺、觸覺、心靈感覺描寫美人，與莫言所述剛巧有共鳴之點。作家運用各種感官創作，看來乃不爭之事實。

不僅文學創作可用五官，寫作的根源亦源於五官。莫言之創作根源，乃始於五官之一的聽覺——聆聽祖父長輩講故事。他自云有一個會講故事的祖母、一個會講故事的祖父，以及一個比祖父更會講故事的祖父——「大爺爺」，培育他在文學方面的自信，以及與文學、藝術相關的想像力。幽默而言，中國有首位作家取得諾貝爾文學獎，讀者該先感謝其祖父母及祖父的培育——沒有他們的啟迪，也許沒有後來的莫言。

從事籌款慈善工作，可以救助患病及有需要的貧苦家庭；從事寫作，可以安撫因挫敗而沮喪的人，扶持心靈脆弱而想不開的人，開解心有苦楚或行差踏錯的青年……文學創作以優秀的文字救助心靈受傷的人，何嘗不是一種以文字築建的慈善項目？文學承傳語言哲學及歷史文化，又何嘗不是千年華夏文化的長城？

作家以己之力籌款，協助有需要的兒童；以己之創作，撫慰人心，誰敢說慈善與文學沒有關係？

（圖片由賴慶芳提供。作者為香港大學中文學院碩士課程講師，歷任香港珠海學院副教授等職。）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底，莫言（左）在港領受第十九屆「愛心獎」並發言。右為「愛心獎」終選委員會主席、香港大學前副校長李焯芬教授。



▲莫言《不被大風吹倒》，北京日報出版社，二〇二四年十一月。

▲莫言在香港大學分享新書《不被大風吹倒》，希望能鼓勵年輕人及受挫者。



香港藝術發展局 Hong Kong Arts Development Council 藝發局邀約計劃

This project is commissioned by the HKADC 香港藝術發展局支持藝術表達自由，本計劃內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

【報道】

立足灣區 共畫培根鑄魂「同心圓」 —— 廣東省作協選出新一屆主席團成員

●湛雲整理

編按：二月二十二日，廣東省作家協會第十次代表大會在廣州閉幕，並選舉產生了省作協新一屆主席團成員。謝有順當選為廣東省作協第十屆主席，向欣、劉春、郭松延當選專職副主席，吳君、張況、張培忠、陳橋生、陳繼明、林俊敏、逢貝、賀仲明、葛亮、蔡東當選兼職副主席。

會議提出，全省廣大作家和文學工作者重任在肩，大有可為。新時代廣東文學的天地無比寬廣，廣東作家要秉承「敢為天下先」的嶺南文化精神，把文化底蘊轉化為創作優勢，多下苦功、多練真功，出精品、講格調，營造蓬勃向上的文學新生態，把廣東建設成與其經濟地位相稱、與文化強省相符的文學強省。

二月二十一日下午，省作協黨組書記、專職副主席向欣受省作協第九屆主席團委託，報告過去五年來的工作成績。向欣指出，五年來，省作協在強化文學使命擔當、鍛造文學精品力作、提升文學惠民服務、促進文學平台建設、加快文學互聯互通、建好文學「溫馨之家」方面重點發力，已取得顯著成績。

建成白鵝潭大灣區藝術中心廣東文學館，攜手港澳文學界將「粵港澳大灣區文學」逐步打造為全國重要的文學版塊之一，一批優秀作家作品摘取國家級文學榮譽……廣東文學成為彰顯廣東現代化建設格局、氣象、高度的閃亮名片，成為涵養向上向善、剛健樸實文化的探路先鋒。

向欣介紹，接下來，省作協將部署實施新時代廣東文學高質量發展「1+2+3+N」工作體

系，增強作協組織的政治性、先進性、群眾性，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抓好文學精品創作，推動文學研究、文學評獎、文學培訓、文學惠民、文學陣地建設、文學交流合作等重點工作規範有序開展。

身處海納百川、百舸爭流的粵港澳大灣區，粵港澳大灣區文學的融通前途似海。謝有順表示，要守望相助共畫培根鑄魂的「同心圓」，攜手並進書寫中國式現代化的「新篇章」，孕育催生一批文質兼美的時代佳作。用深情講述「何以中國」、「何以灣區」、「何以廣東」的豐富故事，共同創造新時代廣東文學百花競放、雲蒸霞蔚的新局面。

作為香港浸會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教授，著名作家、廣東省作協兼職副主席葛亮大多數時間在香港工作、生活。在他看來，同根同源的文化血脈是大灣區的橋樑和紐帶，廣東作家要深入挖掘粵港澳大灣區這座文學富礦，「這是廣東文學非常重要的創作方向，我們要努力在作品中彰顯出嶺南文化海納百川的特質」。

(整理者為本版特約撰稿人。)



▲二月二十二日，廣東省作家協會第十次代表大會在廣州閉幕，並選舉產生了省作協新一屆主席團成員。前排左二為第十屆主席謝有順，右二為專職副主席向欣。(資料圖片)

【創作園地】

夢囈集

●周蜜蜜

我的心坎，如一片寬闊無垠的大草坪，當夜幕低垂的時候，心扉一下子敞開了。敞開了，夢幻振動着五彩的羽翼，翩翩飛舞而來。

來吧來吧，可愛的夢幻之仙！你給我以啟示；給我以嘗試；給我以悲愁；給我以歡樂；給我以回憶；給我以先知；給我以溫馨；給我以興奮；給我以熱力，我將毫無保留地歡迎你，並且願意一一錄下你閃光的軌跡。

夢與真是一對孿生的兄弟，他們在同一條生命線上起跑。真老老實實，一步一個腳印地走着他應該完成的歷程。夢卻愛開玩笑，活潑好動，時而落在真的背後，時而搶在真的前頭，更有甚者，同真搶道，作弄人也。

此生此世，夢與我結下了不解之緣。白天的時候，你看不見麼？他就我的瞳仁中躲藏。夜晚的時候，你聽不見麼？他就我的腦際中回旋。請相信吧，夢與我是長相廝守的伴侶。

時間是無情的，他會把我們身邊發生的事情、朝夕相處的親友一掠帶走。夢卻恰恰相反，他能時時有意地把這一切留住，並統統帶回我們的心裏。

「處世若大夢」，這是古人曉以我們的人生真諦。因而，可以想見，對於愚人來說，生活是遊戲。對於智者來說，生活是夢境。

美夢和噩夢，常常會輪番向我們探訪。成功與失敗，亦不斷地交替來到我們身上，既然如此，又有何足惜，又有何足懼呢？即使是多來千次、萬次也無妨！

我對真的尊重就如對夢一樣，不分彼此。我將永不對真說：「但願這是夢。」同樣，也永不對夢說：「最好這是真的。」

我在花叢間，夢如變幻多彩的魔蝶，飛撲而來。啊！不知道，到底是它着意追尋我，還是我有耐心等待它？

只要我的生命不息，思絲不斷，夢幻之錦就編織不完——織進我的笑，織進我的淚，有朝一日，將會鋪蓋於我的靈魂之上。

我有過這樣一個夢：造一隻天大的籃子，把世上所有人的夢都採摘進去，創出另一個宇宙，那將全是夢的天地，再奉獻給世人們。

(作者為香港作家、兒童文學家。)

【萬花筒】

搶遊客：香港作家可怎樣給力？

●黃維樑

編按：香港如何以文化「柔實力」破局？作者主張山水、人文雙軌並進：四大名山經余光中、金耀基等巨擘賦予文學注腳，中文大學可活化為人文地標。與其競逐煙花盛事，不如以文學經緯牽引「高山流水」雅客，開創旅遊新維度。

香港近年為了振興經濟，想盡辦法，甚至使出「搶」的招數。二〇二二年十月政府的施政宣講會上，就用了「搶人才，搶企業」的大字標語。二〇二三年三月香港旅遊發展局提出「四招」吸引旅客，包括辦盛事、放煙花等等，宣傳時連個心都掏出來了，飛起來了。

香港有購物天堂、美食天堂等美譽，又有海洋公園、迪士尼樂園等「吸客」勝地。當前美食天堂之譽似已蒙塵——深圳就「搶」了很多香港人北上吃喝消費。香港如何吸引更多遊客，可能真要用「搶」字訣了：和「搶人才」一樣地「搶遊客」。

「搶」是個生動誇張的說法，吸引遊客的手段還是要溫柔的。許多香港文學人都寫遊記，或研究旅遊文學，都可以為「搶遊客」賣點「柔」力氣——香港還有很多旅遊資源等待開發。

香港有四大名山

香港處處有海景，其中維港白天壯麗、夜晚璀璨，其美世界無敵。遊客來港必會觀夜景、看煙花，不用旅發局費心提醒。香港的群山之美，對很多住六星級酒店，志在努力士手表和愛馬仕手袋的豪客來說，則可能相當陌生。看官！一九九六年九月，香港郵政局發行「群山系列」郵票，一山一票，四枚郵票分別是馬鞍、鳳凰、獅子、八仙，是為「香港四大名山」。

用的應是一種文雅的「柔實力」。我們可呼籲當局發展山水旅遊和人文觀光兩方面的業務，以吸引旅客。來港的遊客，其吃喝玩樂的「樂」，可包括遊山觀海之樂，以及人文訪勝之樂。我們應溫柔地「搶遊客」，讓他們來觀賞名山之美。沒有入選的飛鵝嶺也是名山，余光中就曾情文並茂地記述此山之攀登與感懷。我當年曾發表文章記述此事，文中對香港的一些山水散文曾加以點評；該文題為〈這商埠也有山水人文之美〉，後來收入拙著《突然，一朵蓮花》（香港：山邊出版社有限公司，二〇〇二）。

四大名山常常在一些香港作家的筆下出現。金耀基的金筆一揮，「馬鞍山之雄奇，八仙嶺之峻秀，吐露港之清麗」，形容恰好處，地名閃閃生光；梁錫華則多年纏綿面對的八仙嶺，而有〈八仙之戀〉的美文；余光中繪寫香港的群山，用的是大斧劈斲的筆法：「香港的地形千折百皺，不可收拾。蟠蟠而來的山勢，高者如拔，重者如壓，瘦者欲削，陡者欲倒，那種目無天地的意氣，令人吃驚。」這裏的文字陽剛得令人吃驚。旅發局製作宣傳的小冊子、單張、網頁，在圖片之外，加上雄奇、峻秀、如拔、如壓、欲削、欲倒的警備文字形容，應該能夠溫柔地「搶」到一些志在「高山流水」的雅客，讓他們來觀賞名山，同時讚歎文采。

地靈配上人傑

地靈如果配上人傑，那就在「搶遊客」時如虎添翼了（如「富」添「益」，再為旅遊業進賬）。余光中、梁錫華、金耀基都曾經是香港中文大學的教授（金氏更曾任中大校長）。科學的人傑有鼎鼎有名的高錕和楊振寧，人文的傑士也有多位。來中大參觀遊覽的，如果到過中央圖書館裏面的校史館，

當會為一幅名為「大師身影」的圖像而停足注目。圖像中的錢穆、饒宗頤、余光中等先生，都為兩岸四地和海外的人文愛好者和研究者所知曉、所敬佩。中大校方可曾想過為圖像中的全部或部分大師建個展覽館呢？

文、史、哲三學中，文學最為普及。「大師身影」的八人圖像裏，余光中居「C」位，這樣安排或有寓意：這位大師成就卓越，他的詩文名篇誦誦遐邇，景仰者眾。我甚至認為校方應該單獨為余光中建設一個文學館（或特藏室），讓慕名者來參觀，讓學者來做研究。

中大的地靈人傑，遊客在中大校園，金秋時節到金耀基校長稱說的「香港第二景」天人合一亭徜徉，仲春佳日腳踏大學道遍地的相思樹黃金花蕊，又看看這館那館展覽的大師人文，這該是多麼有山水有文化的高雅之旅！中大校園之外，名山如大帽山、飛鵝嶺，名水如淺水灣、清水灣，人文勝地如香港文化博物館、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饒宗頤文化館等，不勝枚舉。

發揮「柔實力」吸引「雅客」

宣揚山水美景，增闢人文勝地，應能「搶」到一些遊客。在山水佳勝的景點，以石刻或銅鑄香港作家詠寫山水的雋語名句，就如石刻文字之於泰山一樣，則山水與人文結合，更是一記高招。此外，精編精印《香港的山水與人文：香港作家詩文集》一類的書，如《岳陽樓新景區散文詩詞集》，或山水人文遊遊書，如《牛津版英國文學圖文導遊》（The Oxford Illustrated Literary Guide to Great Britain & Ireland），相信高雅的遊客會購買閱讀。

香港作家能為「搶遊客」給力？當然！一是用彩筆描繪讚歎香港山水人文之美，發表之，以廣傳揚；二是編印上面所說的山水人文詩文集；三是呼籲並支持多些人文展館的建設。這些是香港作家和學者都可以有的秀才式貢獻。山水之勝和人文之美，不可能「搶」得大量遊客和大筆旅遊業收益，但是肯定可以增加香港旅遊的豐富性，更可以提升香港旅遊的文化品位。

用「搶遊客」一詞，只是為了讓文章的題目顯得「搶眼」。我們憑着「柔實力」吸引來港旅遊的高山流水「雅客」；一擲萬金的「豪客」如果也有雅興遊觀，我們自然喜出望外。

(作者為香港著名學者、作家。)



▲中大「大師身影」展板，余光中居於「C」位。(黃維樑提供)



▲香港中文大學「合一亭」前水池。金耀基文集《最難忘情》亦以此勝景為封面。(黃維樑提供)



▲一九九六年香港群山系列郵票，自左上順時針分別為：八仙嶺、獅子山、鳳凰山、馬鞍山。(黃維樑提供)

更多《明月灣區》內容可瀏覽：《明報月刊》網站：<https://mingpaomonthly.com/gbaspecials> 《明報》網站：[www.mpgba.com](http://www.mpgba.com) > 點選右上方「明月灣區」欄目

